



(圖片提供：本刊資料照片)



影片連結

香光尼僧團新年賀歲影片：
友善路就開——悟因法師北越紀行。



被仰望與被遺忘的
2019年
越南河內紀行

釋悟因

I) 出發的起點

午夜夢回，往事永遠歷歷在目，無論時間過去了多久。我曾經在東半球那塊陌生的熱帶土地上，殺死過很多與我素不相識的矮個子黃皮膚的越南人，我忘不了他們臨死時盯著我看的眼睛，裡面刻骨的仇恨令我靈魂發抖。我們曾多次用火焰噴射器焚燒越南人的村莊，那些從草房子裡跑出來的人，渾身是火，撕心裂肺的慘叫聲會在半夜把我驚醒，或當我冷眼看著曼哈頓下班的人群時，突然在耳中響起。

——一位美國越戰老兵的自白

我曾經說過一個美國大兵的故事。這個美國大兵也曾受到難以跨越的心靈創傷，他親眼目睹一個越南僧人——多麼慈眉善目的越南僧人，抱著一個小孩走過來尋求美國大兵的救援。下一刻，僧人引爆了綁在身上的炸彈。後來，這位美國大兵選擇回到越南出家，重新開始自己的生命。

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戰爭，也稱為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。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，這是一場開始於1965年，結束於1975年的戰爭，是為了阻止共產黨向東南亞進軍的一場戰爭。這場戰爭不僅讓美軍深陷泥潭，並深深割裂了美國社會。但是，對法國來說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（法越戰爭）早已開始。從1945年持續到1954年期間，法國竭力保住其殖民帝國中的亞洲明珠，卻是不斷地失利，直到在奠邊府敗北後才退出。

而越南人則認為這是民族解放鬥爭或內戰，它是跨越了三十年的一場衝突，把種種直接或間接的對抗變成了殘酷的戰

火，奪去了超過三百萬越南人的生命。這次的鬥爭最後是在1975年以一個陣營贏得勝利，另一個陣營失敗告終。越戰結束後，越南內部的動盪仍未停止。1975年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難民潮，無數的難民湧向香港尋求庇護。他們即使順利離開越南海岸線，仍要面對大海上的惡劣天氣、疾病、飢餓和海盜的威脅，據估計有將近四十萬的逃難者死於海上。

這是人類近代史上，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場戰役。越戰開始不久，我已出家，當時傳來的新聞或照片，其戰爭的慘狀都相當令人震撼。等到越戰結束，以為越南人民終於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，但看到那些海上難民擁擠在破舊船上等待救援的報導，我不禁常想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已經結束了嗎？怎麼還會有那麼多難民流離失所，逃往馬來西亞、泰國、香港等地？」



2019年川普與金正恩在這間越南河內索菲特傳奇大都市飯店（Sofitel Legend Metropole Hanoi Hotel）會面。這座百年大飯店，也見證著越南近代的歷史。（圖片提供：本刊資料照片）

現今都2019年了，難民潮的問題結束了嗎？世界各地戰火仍起，許多難民在地球村中流動，五十年前越南《戰火中的女孩》的驚恐奔逃與五年前敘利亞小男孩的浮屍土耳其海灘，同樣都讓人感到戰爭的殘忍。2019年10月，一輛開往英國的冷凍貨櫃車裡三十九具屍體，全是為了尋找更好生活的越南人，這再度躍上國際版面的越南，怎麼還是這麼令人感到悲痛！越南不是解放、統一了嗎？人民不是應該過上美好的生活了嗎？

有一次，我在高鐵上遇到一群來台灣觀光的越南人，他們都信仰觀音菩薩，詢問我可以去哪一間佛寺參訪朝拜。我回答：「可以到台北龍山寺或行天宮。」他們問：「行天宮供奉什麼？」我說：「供奉關公。」聽到是供奉關公的，那些越南觀光客竟然說：「不要！我不要去拜關公，我是要去拜觀音菩薩的，關公是你們的信仰。」越南人的信仰與台灣差別很大嗎？

1979年，我在嘉義香光寺開辦栽培佛教比丘尼的香光尼眾佛學院，沒想到三十年後，在開往香港的越南難民船中有個小女孩幸運又堅強地活下來了，輾轉生活於瑞士、加拿大，後來出家為比丘尼，還來就讀於香光尼眾佛學院。我鼓勵她寫下自己的經歷，完書之際，她請身為院長的我寫序，我寫了這樣一段：「一路走來，生命的疆域拉得如此寬廣，與人接觸多種多樣。她信佛、學佛、出家、受戒，來台灣參學，再回到多倫多道場，繞了半個地球，找到修學弘法的同道。生命經驗有時更是知識的來源，將它記錄整理下來，值得反省、反芻、反思，是再出發的起點。」

確實是再出發的起點。對越南的印象，除了越戰老兵的故事，近期就是越南新娘與咖啡，覺得對她仍是十分陌生，我應該跑一趟去看看。因此，藉著拍攝僧團新春祝福影片的因緣，決定實地走訪越南首都河內。帶著1963年廣德法師在西貢

(今胡志明市)十字路口引火自焚的殉道畫面，也帶著2019年初在河內舉行的川金二會對越南繁榮崛起的期待，更帶著那全是越南偷渡客屍體的冷凍貨櫃悲歌，我重新深刻地認識這位中南半島的朋友。

2) 初抵達河內

台灣桃園機場直飛越南首都河內機場，飛行時長約三小時。那天，桃園氣溫十八度，河內氣溫廿五度。曾是越南王朝京城的河內被譽為「千年文物之地」，法國殖民時期是「法屬印度支那聯邦」總督府所在地，現在是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」的首都，也是全國政治、文化的中心。

「河內」意指「在河以內」，因為這座城市位於紅河（又稱瑯河）三角洲平原的西北部，在紅河與墩河交匯處，環於紅河大堤內。來接我們的越南導遊名叫「阮文雄」，「阮」是這裡的大姓。他大學讀的是中文系，中文說得很流利，只是幾個發音部位不同，因此，當他車上熱情地要我們叫他「雄哥」，發音卻是台語的「俗」（son）哥時，逗得我們不禁哈哈大笑。

3) 越南國名的演變

飛機落地河內機場後，我們先去河內市一間「HOME」餐廳吃午餐。那棟房子已有百多年的歷史，與法國巴黎的調系相同，一派溫馨。那條巷道的樓房都是透天厝，但都非常狹窄逼仄，瘦瘦長長的，都是透天厝。就算底面積這麼小，一棟棟緊捱著卻不同牆壁，各自獨立。不知是受法國建築物的影響，還是老百姓都喜歡住透天厝？